

## 淺析四七論辯中的奇高峰的哲學觀點

楊衛磊\*

### 摘要

「四七之辯」在朝鮮朝時代是非常重要的學術論爭。緣起李退溪得知鄭秋巒作的《天命圖》和《天命圖說》後發現了其中的不妥之處，而告知于鄭秋巒，並得到了鄭秋巒的同意，而後退溪又重新改訂為《天命新圖》。那麼《天命新圖》中退溪的觀點是主張「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與之前的鄭秋巒的《天命圖》的「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有含義上的差別。之後奇高峰看到這些以後，便將其對理與氣的關係的理解寫信告知退溪，如此論爭到韓國哲學的今天的「四七之辯」拉開了序幕。在四七論辯中，奇高峰和李退溪的觀點迥然相異，奇高峰認為理氣是不分屬的，他依照朱熹和孟子對四端的解釋而堅持四端和七情同屬於情，而七情是廣義的情，四端則是七情中純善的情而已，所以理和氣是不能分開的。而退溪則堅持理氣分屬，四端和七情是屬於純善和不純善，而四端是理之發，七情則是理乘氣而發，兩者分屬理氣。如此相異的觀點在引經據典的激烈論辯中此起彼伏，不分上下，從而成為了朝鮮時代著名的儒學論爭，並為其後的韓國儒學的發展起到了引領潮流的巨大作用和影響。本文著重將四七論辯中的奇高峰的哲學觀點進行整理歸類，並整理高峰在和退溪論辯時的思想變化，最後和高峰的「三解」中「理解」的「一理」說進行整合。

**關鍵字：**四七之辯 奇高峰 一理

---

\*首爾大學哲學系

# On the Odd Peak Philosophical Forty-seven Argument Viewpoints

Yang Wei-lei

## Abstract

"Forty-seven Debate in North Korea toward the era is the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controversy. Origin Toegye learned Zheng Qiu Luan as "fate map" and "Destiny Diagram found wrong with, and inform Zheng Qiu Luan, Zheng Qiu Luan consent, then Toegye again revised destiny new Figure. "Destiny map Toegye view advocates" the quadripole management of hair, impassioned gas Offer before Zheng Qiu Luan's "fate map" of the "four-terminal hair to reason, impassioned occur in the ga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meaning. See these odd peak after they pu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ager and gas write informed Toegye that such a controversy to a the Korean philosophy today forty-seven Debate kicked off. In the forty-seven argument the odd peak and view Toegye, vastly different, the odd peak qi, regardless of the genus, and insisted on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 quadripole explanation of Zhu Xi and Mencius the four terminal and impassioned belong to love, while the impassioned generalized situation, four terminal is pure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impassioned only reason gas can not be separated. Toegye insisted qi belong to the four-terminal and are pure and not pure and impassioned, four terminal is reasonable and hair, impassioned rationale multiplied gas and hair, both belonging to the qi. Such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in a fierce argument cited by one after another, neck and neck, which became famous Joseon Confucianism Controversy, and its development of Korean Confucianism has played a tremendous role and influence of trend-setti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hilosophical views of the peak of the odd forty-seven argument be sorted, and finishing the peak changes in thinking when in and Toegye argument, the last and the peak of the "solutions" understand "the" truth "that carried integration.

**keyword : forty-seven argument Zheng Qiu Luan truth**

## 一、第一書中高峰的觀點

### 1，高峰之七情包含四端

奇高峰是在他科舉考試合格以後，去專程拜見的李退溪，也就因此談及了關於四端和七情的問題，高峰對天命圖中的疑惑和質疑也就成為了此後和李退溪往復書中的重要論題。四七論辯第一書中奇高峰提出了對四端和七情分屬理氣的質疑，其實歸根結底也就是「情」的所屬，也即是「情」的本體論的問題。高峰在的遺書中說到四端是天理所發，但是並不是出於了七情之外，至多也不過「乃七情中而中節者之苗脈」<sup>1</sup>而已，也即是說七情是包含著純善的四端的廣義的情，四端和七情都屬於本體論上的情，他們的共同的根源就是「理」。但是退溪盡力反駁。退溪明白，在理和氣上有四端七情的產生，重理和重氣會有巨大的差異，那麼退溪卻有其解決理氣說和四端七情的方法—「理氣分說」。「性情之辯，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雲，但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sup>2</sup>這裡他和所得是將情分為四端和七情，也即是如他在《天命新圖》裡所主張的觀點一樣「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如此四端和七情在理和氣上分的很清楚明瞭。同時二者在根源上也條理清晰。「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sup>3</sup>可見退溪的四端和七情雖然在根本上發自於理氣，但是區分二者的關係的話，四端應該是屬於理，而七情則是屬於氣。如此也即是理髮而氣隨之的四端和氣發而理乘之的七情，那麼這也是和他的「氣發一途」是一致的。如此，高峰和退溪的理和氣上的四端和七情有各自合理的解釋，就引出了高峰對理和氣深入的解釋。

### 2，四七異名而同「情」

高峰與退溪不同的是，他提出了「蓋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無不善，情有善惡，此乃固然之理也。……此語意之不能無病，而後學之不能無疑也」<sup>4</sup>如是，高峰可定了性情和四端七情的善惡關係，然而根據子思和孟子所說的情的概念來看則有很大的差異。也即是子思所認為的喜怒哀樂的情是全面的情，而這和孟子的四端之情是有差別的，因為孟子所謂的情是從子思的情的概念中抽離出的四端而已。另外高峰反駁退溪將理氣分說的說法。他認為理和氣如若分開來講，那就是理和氣在各自發的作用上彼此沒有關係，於是也就產生不了相互的作用和影響了，於是四端就沒有了氣的作用，同時七情也同樣沒有

<sup>1</sup> 《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之第一書

<sup>2</sup> 《退溪集》《答奇彥明論四端七情第二書》

<sup>3</sup> 《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 上》

<sup>4</sup> 《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 上》卷1《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說》

了理作用。這便是與「理氣不離」的概念相悖。高峰如是說：「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則固渾淪而不可分開，但理弱氣強，理無朕而氣有跡，故其流行發見之際，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發，或善或惡，而性之本體，或又不能全也」<sup>5</sup>。在這裡高峰指出了退溪改訂《天命圖》的不妥之處。此處高峰仍是強調退溪將理氣分開來講是不對的。如此四端和七情的關係就分屬了各自的理氣，即使是在一定的情況下，理氣可以各為概念，各有所屬，但是在萬物的活動中，二者是不可剝離的。<sup>6</sup>

此外，高峰所說的「蓋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無不善，情有善惡，此乃固然之理也。但自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有四端七情之別耳。非七情之外復有四端。」還有他重要的意義。他的主旨是在講「心統性情」，那麼四端和七情的不同也只不過是子思和孟子就他們所涉及的部分所不同而產生的名義的不同。此處的不同也正好與上文的「道其全」和「剔撥」在主體和部分上的區別而已。也就是說四端和七情是在所屬的部分上的差異而產生了命名上的差別，實際上如「心統性情」一樣，四端和七情均是性發而為情的兩種表現而已。再看孟子說的內容可以知道，孟子的意思也是心與性的字面雖有區別，單歸到本質上來看二者是沒有區別的，就如朱子所說的「心即理」一樣。因此，孟子所謂的四端也就是本然之性的「發」的結果，那麼高峰所說的「剔撥出來」就是在孟子將「本然之性」的理「剔撥出來」而分開四端和七情的概念，因此，七情也就是高峰所強調的「道其全」者，而四端則是從七情中「剔撥」而產生的七情中的部分「純善」之情。這就呼應了高峰說的七情包含四端，四端僅是七情的部分的理論。

第一書中高峰還說，

「然則以四端七情對舉互言而謂之純理兼氣可乎？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蓋七情不可專以人心觀」

「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而其在事物也。……然其善者乃天命直奔然，惡者乃氣稟之過不及也。則所謂四端七者，初非有二意。」

這裡高峰要說的是四端和七情不可對舉而為純理兼氣，認為這是在論及人心和道心是可以這樣說。也就是說四端和七情仍然是同情而異名的「情」，不過是「純理」和「兼氣」的區別罷了。這樣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也就是在論人心和道心的差異上可以如上面一樣去論述而已。高峰的「所謂四端七者，初非有二意」這段話是在區分理氣的概念。理氣的含義在高峰看來是對四端和七情有重要影響的。那麼他在區分理氣概念的時候也對四端和七情在善惡方面的位置做了解釋。這樣的概念區分和解釋是高峰的論旨所在。高峰說理是氣之主宰，氣是理之材料，兩者的區分是很明顯的。但是退溪在論「情」上，則是堅持「情」是有本人之性和氣

<sup>5</sup> 同上

<sup>6</sup> 參考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質之性區別的，同時也可以以理氣言之，「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的。退溪認為四端就是本然之性的發，而七情則是氣質之性的發，同時他還將孟子的「仁義禮智」和四端放在一起說明，而又認為七情是人心和氣息相關。他說「故愚嘗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于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于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朱之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脈也。安有在中為純理，而才發為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為理之本體耶？」如此可見，退溪所說的情之所以有四端和七情的分別就是象本性和氣稟一樣的不同，既然本性和氣稟是不同的，在性質上的差別映照了四端和七情也應該是有分的。同時四端所對應的是宇宙的不變恒有的「理」，而七情則是對應的流動的「氣」。而按照朱子的理論理和氣是不同的概念，理是形而上的，而氣是形而下的具體到某種事物的性質。於是理和氣的區別也就相應的影響了四端和七情的質的區別。如此可知，退溪說的四端是純善的抽象意義上的情，而七情則是完全不具備這種意義的存在的現實的情。

高峰和退溪在理氣的概念上聯繫四端和七情，各自表述自己的觀點，以理據爭，不分上下，可見二者對四端和七情的理解的獨特意義。

我們知道，前文中高峰是用孟子四德的和四端來反駁退溪的，四端和四德是本然之性的發的結果，所以這樣的道德法則上的四端這是性的「純善」，那麼不善的部分就是在性的發的過程中產生了偏差，這種偏差也就是氣稟的「過不及」，那麼本然之性的「理」就與「過不及」有不盡的關聯，即是「過不及」是理髮的另外一種結果，這種結果和「純善」是相對應，但是是同屬於「理」的結果。如此，高峰前文所提到了四端「乃七情中而中節者之苗脈」，正好對應中庸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的寓意。這裡的和是中節產生的宇宙間本來存在的道德法則的概念，也是萬物都要合乎法度的「理」。朱子對這樣的「理」是解釋為這是符合中庸的，也是天地間所有的「一理」，如此的一理，也為下文高峰提出「一理」說做了鋪墊。

## 二、第二書（下）中高峰答退溪的重要論述

在第二書中高峰給退溪的信文內容廣博而複雜，退溪將之整理成各個小部分而逐一回答。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是高峰同意退溪觀點和公認的內容。比如說，高峰說「四端亦氣」，退溪說「四端雖雲乘氣，而孟子所致不再乘氣處，只在純理髮出。」二者都是和孟子的意思相合的。還有高峰的「論情則性墜在氣質中」部分上和退溪的理合氣相合而生，二者相互發用，其發有互為必備條件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如此相同的觀點只是二者在部分上的理解的

相似，但是在理氣的分屬上以及上文提到的情分為四端和七情的問題的層面，二者仍然在第二書中各執己見，互不相讓。

第二書的第一部分是退溪的改本，在改本上，退溪對一些自己揣摩不定的詞語和概念作了修改，但是他的基本觀點並沒有改變。但是在第二書的下半部分，退溪對第一書中所持的觀點作了更深更細緻的說明，同時也有一些新觀點出現。他說「若以七情對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於氣猶四端之於理也。其發各有血脈，其名皆有所指。」前文中退溪已經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理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是形而上，一個是形而下，那麼四端所指的「理」和七情所指的「氣」顯然要從性質上做區分。這個高峰一直以來堅持的孟子的四七同情和理氣不分是相悖的。

退溪總結和高峰論辯的前面的內容，把高峰的觀點整理成十二個部分，逐一答覆。退溪認為如「四端非無氣。七情非無理。非徒公言之。混亦言之。非徒吾二人言之。先儒已言之。非先儒強而言之。乃天所賦人所受之源流脈絡。固然也。然其所見始同而終異者。無他。」，如此四端和七情自古都是先儒們討論的對象，並且四端中有氣，七情中有理這也是公認的。但是退溪即使是如此，但也是又分別的，即是「自有主理主氣之不同。分屬何不可之有」。對於四端和七情分屬理氣的論辯在第一書中退溪已經有所論辯，他還說即使是有一些不妥之處但是也是符合道理的。可見退溪在這方面的堅持，以及他對自己已成的學術觀點的當仁不讓。

我們再來看退溪在第二書中的兩個重要的比喻。

「古人以人乘馬出入，比理乘氣而行正好。蓋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途，人馬相須不相離。人有指說此者，或泛指而言其行，則人馬皆在其中，四、七渾淪而言者是也。或指言人行，則不須並言馬，而馬行在其中，四端是也。或指言馬行，則不須並言人，而人行在其中，七情是也」。

「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說，嘗見先儒有論其不可。今不記得。但就來喻而論之，天上水中雖同是一月，然天上真形而水中特光影耳。故天上指月則實得，而水中撈月則無得也。……蓋月之在水，水靜則月亦靜，水動則月亦動。其于動也，安流清漾，光景映徹者，水月之動固無礙也。其或水就下而奔流，及為風簸而蕩，石激而躍，則月為之破碎閃颯，凌亂滅沒而甚，則遂至於無月矣。夫如是，豈可日水中之月有明有暗，皆月之所為而非水之所得與乎？混故曰：月之光景，呈露于安流清漾者，雖指月言其動，而水動在其中矣。若水因風簸石激而日月無月者，只當指水而言其動，而其月之有無明暗，系水動之大小如何耳。」

退溪的這兩個比喻巧妙的回答了高峰的問題。我們來看退溪的意思。四端和七情來喻做馬這並非退溪的獨創，而是借用朱子的比喻「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

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sup>7</sup>。朱子在這裡是用人騎馬來闡述陰陽太極的關係的，旨在說明「理」和具體的萬物是不能剝離的，但是這裡退溪的引用又賦予了人馬比喻以新的含義，也即是人的行走和馬的行走的意義雖然相似，都是走，而二者的實質概念是有差別的，同時說明四端是本然（人的行走）和七情是氣質（馬的行走）上的區別。而另外一個比喻「月落萬川」也是來自朱熹的比喻，朱熹說「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不可謂月已分也。」<sup>8</sup>退溪的比喻也是在說月亮的真實和水中的虛影的對比，這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月亮，如若水面的平靜被破壞，那麼月亮的影子也同時被破壞，如此相似的四端和七情這兩種如同水中和現實的「月亮」一樣的兩種情也是有質的區別的。然而，高峰卻不以為然，他說「大升引朱子說，凡五條蓋欲發明本性氣質之說，所謂餘論相發者，初非有意於引此以明情至不可分也。先生反以主張分別之意，而乃並此條疑之置之於終不能從之類。雖大升之愚陋，在所不取，而其如朱子之言，何哉？恐非明道無私指旨也。若比欲就此言而窮究之，則孟子剔出而言性之本者，似就水中而指言天山之月也。伊川兼氣質而言者，則乃就本中而指其月耳。此所以為不可離也。若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之雲，則正如水自是水，月自是月，故不相夾雜也」高峰的觀點可謂透徹明晰，同時把孟子、程子和朱子三家的觀點一起舉出，來說明兼氣質的觀點。此外，他列舉了自己獨特的看法。主要概括為一下兩點：

1)、針對退溪的理氣的劃分他表示不同的簡介，既然理氣上的四端和七情在發的時候是同發於本原的「性」（理），那麼在所發而言就不能各自分開來看。

2)、按朱子對中庸的解釋來延伸，四端就是本然之性的理上氣發的中節，而七情恰好是不中節的結果，也包含人情在內。同時也暗合孟子的純粹道德時呈顯義，即是四端雖然並非五氣，但是在發現處天理粹然顯露，無少缺闕，恰似不見氣了。

由此可見，高峰在以上兩點上對退溪的簡介所持的異議的根源都是朱子和孟子的思想，而退溪雖然也是依靠朱子的理論，但是退溪已然有自己一直不變的理論觀點：堅持理氣分屬。同理四端和七情的概念區分和歸屬問題上退溪依然堅持的是個人見解，而高峰則完全依託孟子和朱子的理論來針鋒相對的把退溪的觀點一一駁斥。

那麼，綜合以上所述，高峰是如何看待理氣說的呢？與退溪不同的是，高峰在和退溪論辯的第一書中提出了「蓋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無不善，情有善惡，此乃固然之理也。……此語意之不能無病，而後學之不能無疑也」<sup>9</sup>如是，高峰可定了性情和四端七情的善惡關係，然而根據子思和孟子所說的情的概念來看則有很大的差異。也即是子思所認為的喜怒哀樂的情是全面的情，而這和孟子的四端之情是有差別的，因為孟子所謂的情

<sup>7</sup> 《語類》卷九十四

<sup>8</sup> 《語類》卷五十五，朱熹的這個比喻是引用釋氏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sup>9</sup> 《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上》卷1《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說》

是從子思的情的概念中抽離出的四端而已。另外高峰反駁退溪將理氣分說的說法。他認為理和氣如若分開來講，那就是理和氣在各自發的作用上彼此沒有關係，於是也就產生不了相互的作用和影響了，於是四端就沒有了氣的作用，同時七情也同樣沒有了理的作用。這便是與「理氣不離」的概念相悖。高峰如是說：「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則固渾淪而不可分開，但理弱氣強，理無朕而氣有跡，故其流行發見之際，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發，或善或惡，而性之本體，或又不能全也」<sup>10</sup>。在這裡高峰指出了退溪改訂《天命圖》的不妥之處。此處高峰仍是強調退溪將理氣分開來講是不對的。如此四端和七情的關係就分屬了各自的理和氣，即使是在一定的情況下，理氣可以各為概念，各有所屬，但是在萬物的活動中，二者是不可剝離的。<sup>11</sup>

### 三、奇高峰第二書以後的總論和到論辯結束觀點

高峰在和退溪論辯到第二書以後，已經看出了退溪有了論辯就此停住的想法，「假使如此得十分是當，實於身已無一毫貼近，只是閑爭競，以犯聖門之大忌」<sup>12</sup>。但是他在收到退溪的第二書答辯，仔細思索後，還是寫了第三書，以及回答了退溪答第二書的時候的別紙上論太極的問題。退溪在論太極的問題上重新詮釋了他堅持的「理」，然而高峰並沒有將退溪的想法給以重視，而是在時隔近五年的光景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寫了四端七情後說一篇和總論一篇，以求回答。這兩篇的內容大多贊同退溪的觀點，而且表述的更為清晰，退溪也高度讚揚了高峰的這兩篇文章，說其「議論明快，獨觀昭曠之原，能辨舊見之差」。

仔細分析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出高峰是對前面論辯內容作了比較全面的概括後做的整理，又對退溪的觀點加以深度的思考，結果是比較同意退溪的觀點，而且認為退溪的四端七情比自己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這種改變大概是源於近五年的時間（1956年）高峰的深度思考，但是這變的根源並不好考察，高峰也沒有給出明確的資訊。

### 餘論

綜上所述，在理氣的分屬上高峰和退溪是持不同觀點的。在《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中的第二書（改本）和《高峰別集》可以看出高峰在堅持「一理」上的變化和理由。高峰在他給退溪的信中多次提到了「一理」的說法，而且通過論辯，高峰的見解是直指退溪的「分屬」，而強調對於人間來說，因為只有七情所在，所以所有的人的感情也就都是從氣發而出

<sup>10</sup> 同上

<sup>11</sup> 參考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sup>12</sup> 《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 下》卷

的。也就是發的過程是一條道路，只不過是理是根源而已。<sup>13</sup>，不僅如此，在《高峰續集》高峰著名的「三解」<sup>14</sup>之一，即是「理解」。高峰說「吾嘗泛觀萬物，妙思一理，鳶飛魚躍，尚不可知；無聲無臭，又焉得聞？」<sup>15</sup>這是高峰在觀時間萬象是所做的感慨，他所說的「一理」當是四端和七情所屬的同一個道德法則的「理」，同時也是指「太極」而言的，有「一理」而萬分，暗合「理一分殊」，這同時也是理氣不分的「理」。不獨於此，他還接著說「天地之道，自然而已，萬物之道，不息而已，眾妙之道，一理而已」，可見高峰所認的「一理」正是天地之間所存在的恆久不變的「本源之理」，他同時包含著氣的存在。

退溪和高峰的理氣之辯並沒有準確的定論，激烈的論辯使更多的儒學者關注到了「四端」和「七情」，其中的「理」和「氣」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等多學者的關注，如此的往復迴旋「四端」和「七情」中的理氣在退溪和高峰的眼裡有截然不同的概念。於是為期十餘年的著名的「四七論辯」在朝鮮朝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兩位元學者根據對經典的各自獨特的理解的不同而產生了在對「理」和「氣」的不同詮釋，從而是更多的後學參與到理氣說的討論，並不斷的產生新的思想和學術觀點，可見，二者的理氣說對眾多哲學家們的影響是巨大的。

高峰在整個論辯過程中一直堅持用經典的理論作依託來駁斥退溪的觀點。他以孟子、程子為理論背景，主要利用朱子的觀點來闡述自己的想法，同時找出退溪在觀念上的不足。我們知道朱熹認為「性只是理」<sup>16</sup>，「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sup>17</sup>，朱熹對理氣則是做了仔細的定義和詮釋，但是他在強調理和氣不分先後，但是理總是規定著氣的運動，理氣又是「渾淪不可分開」<sup>18</sup>的。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定義，退溪和高峰的「四七論辯」則就順理而如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退溪主張四端和七情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情，概念不同，而高峰主張四七同屬於情，只是四端是純善而已，退溪主張四端和七情分屬理氣，即是「理氣分屬」，而高峰主張「一理」，這裡的「一理」就是四端和七情是同一個情，同實異名而已，這個「一理」說也應該是在高峰理解孟子和程朱的基礎之上所提出的獨特的觀點，當然這樣的說法雖在經典中已有涉及，但是高峰的強調是和他的理論息息相關的，因此是值得關注的。

<sup>13</sup> 參考丁垣在 首爾大學人文講座《是四端，還是七情》

<sup>14</sup> 「三解」是指高峰所提出的「跡解」、「意解」和「理解」。

<sup>15</sup> 《高峰續集》卷二

<sup>16</sup> 《朱子語類》，黎靖德編著，1986，中華書局，

<sup>17</sup> 見《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劉叔文》

<sup>18</sup> 《朱子語類》，黎靖德編著，1986，中華書局，

## 參考書目

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之第一書

《退溪集》《答奇彥明論四端七情第二書》

《兩先生四七理氣往復書 上》卷1《高峰上退溪四端七情說》

《語類》

丁垣：首爾大學人文講座《是四端，還是七情》

《高峰續集》

《朱子語類》，黎靖德編著，1986，中華書局

《朱文公文集》